



大耳朵丛书

如果你有一双神奇的耳朵
你就会听到来自
童话世界的声音
这里的每一只小鸟
都会唱歌
这里的一条小溪
都会弹琴
只要你用心倾听
这个世界就会向你敞开大门



珍珠鸟

戎 林 / 著



青 岛 出 版 社



戎林 著

珍珠鸟

青岛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贺中原

装帧设计 雨 人

大耳朵丛书·童话卷

珍珠鸟

戎 林 著

*

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

(青 岛 市 徐 州 路 77 号)

邮 政 编 码: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胶南市印刷厂印刷

*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850×1168 毫米) 6.25 印张 2 插页 90 千字

印数 1-5000

ISBN 7-5436-2302-1/I·384

定价:8.80 元

一本奇特有趣的书

这是著名作家戎林的一部童话集，是从他近年来在国内发表的童话中精选出来的。戎林现为《作家天地》杂志主编，马鞍山市文联副主席；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作家协会理事。

有人说，童话无非是胡编乱造，戎林一直反对这种观点。他一向认为，童话和小说、散文以及所有的文学形式一样，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说，童话比其他文学样式难操作得多，大千世界，上下古今，都可进入童话世界。但弄得不好，会使人感到别扭、做作。戎林的童话，即使充满了幻想，也是有一定生活依据的。细读这些作品，你会发现，它们是那样地生动感人，是那样地贴近生活，就好像曾经发生在你身边一样；经过作家的想象，又变得那样奇特、传神。请看，树根为了找水，把蚯蚓动员起来一起往前赶。当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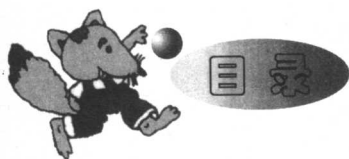
们快要接近水源时，蚯蚓实在等不及了，竟然将五脏六腑一古脑儿掏出，化成一根根长长的水管，接在一起，任水汨汨地从身上流过；一个少年在敲击电脑时，竟然发现自己那远在山村的父母也出现在网络上；还有，指尖上流出了一条河，头上冒出棵柿子树……种种奇思妙想跃然纸上，变成有趣的童话情节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为读者提供了无边的想象空间，使你目不暇接，失声惊叹。

这些作品，不仅在艺术上独出心裁，其思想的深刻也是一般作品不可相比的，小狗从楼上坠下，花盆、空调器奋不顾身地抢救这即将消失的生命，这不正是正义者的写照吗？巨人娃娃在地震后的废墟上奔跑，呼唤着妈妈，正体现出母爱的崇高与伟大。

我们深信，这些作品，不仅对青少年的智力开发有所补益，对学习课本知识也有很大的好处。不仅是孩子，即使是大人，也会爱不释手的，不信，你打开看看。

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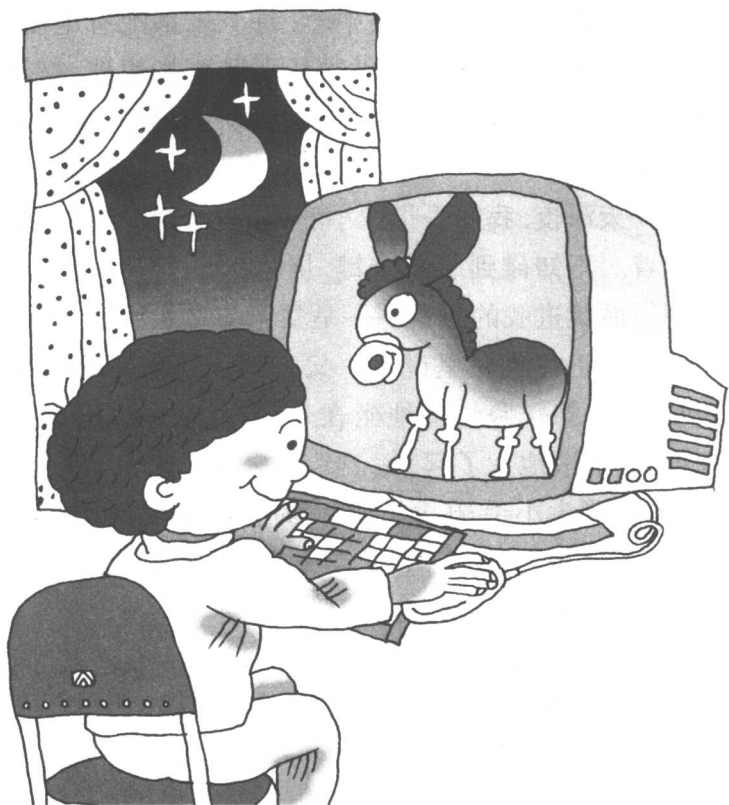
2001年4月



上网奇遇	1
地下有条奔涌的河	11
高楼上坠下的惊叹号	22
邮票背后的米米	32
巨人娃娃找妈妈	39
指尖上流出一条河	49
头上长了棵柿子树	57
甲克翻身	65
小雷降雨	72
玩太阳的孩子	84
山顶学校	91
破屋里飞出的童话	97

红鸟妈妈	103
珍珠鸟	108
小老鼠非非传奇	114
大树的小耳朵	126
生命银行	134
石洞里的宝盒	143
店堂里的追捕	152
要减肥的猪	163
枕头梦	185

上网奇遇



一、母亲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不知你家电脑可进网了？反正我们学校的那几台全部入网；那是一张奇特的网，哪怕你交上一千块、一万块也别指望有我们“入网”的效果。

我们学校是全省重点中学，每个班都配有电脑。每当下晚自习后，我就从班主任那儿要来钥匙，打开电脑室的门，在键盘上敲敲打打。那便是我一天中最快活的时光。

一天深夜，我的手指像小鹿似的在键盘上欢快地跳跃着。不知碰到了哪个键，屏幕猛地一闪，一个熟悉的画面跳进我的眼帘——是父亲和母亲！

他们正在小屋里说话。父亲两手捧着脑袋不住地叹息，母亲一脸忧郁地坐在一边说着什么，开始声音很低，渐渐地大了起来。

“把那头小毛驴卖了吧！孩子在学校伙食太差了，他正在长身体……”母亲说着，不时地拿眼瞟父亲，“还有下学期的学费，书本费……”

不等母亲说完，父亲打断了她：“小麦快登场了，没有毛驴，拿什么打场？”

母亲不再吭声。

我的手指定在那里，半天没动。

我家住在离城一百多公里的大山沟里，那是个穷得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家里本来就穷，加上父亲腿不好，不能下地干活，全靠母亲一个人操劳。我不在家，母亲的帮手就是那头小毛驴，耕地、打场、运输全靠它了。现在，她为了我竟然提出把小毛驴卖掉。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真想说：“别卖，别——”可说了也是白搭，他们不可能听见的。

这时的我完全沉浸在父亲和母亲的对话中，压根儿没想到电脑怎么会把他们也网了进来？难道我家也入了网？转念一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家里别说电脑，连电视机都没有，进什么网？网在哪里？

屏幕上出现母亲的的特写镜头，我清楚地看见两行热泪从那布满皱纹的眼角滚了下来，一直流到嘴角，母亲也不去揩，任它去流。我仿佛觉得那泪水流进了我的心里，苦苦的，咸咸的。

二、母亲用最最原始的办法在劳作

我再也不能平静，得回去看看。

星期天，我跳上了长途汽车，风风火火地进了大山。刚走到自家院门口，我惊呆了，只见母亲蹲在墙角，一只手按着簸箕，另一只手在里面捻着，搓着。一粒粒金黄的麦粒在簸箕里跳动。

毛驴呢？我家的小毛驴呢？

母亲似有感应，把头一抬，见我回来了，叫了声“娃！”我一步跨上前，大声问：“你怎么把小毛驴卖了？”

母亲愣愣地瞅着我，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正想说是电脑上说的，话到嘴边又打住了，说这些她懂吗？父亲听见我的声音，拖着一条残腿，一拐一拐地从屋里走出来，对我说，母亲把驴卖了六百块钱，给我交伙食费，书本费……

“那家里怎么办？难道就用手……”

“只要人好好的，还怕生不出力气？”父亲指指簸箕里的麦粒，“喏，这不一样吗，只不过慢一点，累一点。”

我用眼一瞟，发现簸箕里的麦粒有些异样，我意识到什么，用力扳开母亲的手，呀，全是泡！有的已被磨破，渗出点点鲜血，染红了一颗颗麦粒。我的心也被母亲搓得稀烂，再也忍不住，一头扑到她的怀里，泪水夺眶而出。父亲，母亲，你们为我想得太多太多了，我除了好好读书，等长大了报答你们，别的还有什么呢！

第二天清早，我揣着那六百块钱，踏上了回学校的路。在摇晃的车厢里，我昏昏欲睡，蒙眬中，好像觉得怀里揣的是那头小毛驴，是父母亲的那两颗滚烫的

心。

三、风雪夜母亲向我走来

一个学期就这样对付过去了。

家里有钱的同学哪顿不是好几个菜，而我只能用萝卜干下饭；有时，连萝卜干也没有，只得吃白饭。但我不觉得苦，只要有母亲在鼓励我，天底下就没有跨不过去的沟沟坎坎。

话虽这么说，但困难总是有的，有时竟像洪水猛兽一样把我团团围住，让我产生一种难以排解的痛苦。每到这时，我便钻进电脑室，真想让噼噼啪啪的敲击声把所有的困难击得粉碎。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我刚在键盘上敲了一阵子，屏幕上陡然出现了一个风雪漫天的场面。光线显得很暗，除了能看见雪花像鹅毛似的在镜头前飞舞之外，背景模模糊糊。我想，这一定是现在外面的景象了。我的心怦然一动，此刻，这台电脑肯定又和外面的什么网接上了，真希望能从这里看到我想看到的東西。

屏幕闪了几下猛地一亮，不知是路灯还是雪地反光，我看见一个瘦弱的身影背着一只饱鼓鼓的大口袋，一步一步一挪地往前走。那口袋背在脊梁上，胸前坠着一捆破报纸。等走近一些，我大大地吃了一惊，那不是

别人，正是我那日思夜想的母亲！她已走出山沟沟，一步步地向我所在的县城走来。

我只感到一股热乎乎的东西直往眼眶上涌，用手一揩，是眼泪。

不知是母亲走得太累还是东西太沉，她走几步停一下。风好大，几次将她吹得直朝后退。就在母亲从一座陡坡下经过时，她脚下一滑，骨碌碌地滚到沟里。等她重新站起来时，已经变成了一个雪人，只剩下两只眼睛还闪着光亮。

“妈——”我叫了一声。

奇怪，随着这一声喊，屏幕竟变得一团漆黑。我以为是停电，隔窗看看对面的大楼，依然亮着灯。我正纳闷，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接着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告诉我，有个乡下婶婶来学校找我，在传达室丢下两件东西走了。

——是母亲！

我不顾一切地向门外冲去。下楼时，忘了脚下还有一级，一脚踏了个空，差点扑倒在地。

传达室里的灯好亮，看大门的赵爷爷乐呵呵地对我说：“你妈来看你啦！”

他指指墙角，那里有一只装化肥的蛇皮袋和一捆破纸。

我忙把口袋打开，一看，满满一袋子方便面。不

过不是商店里包装好的那种，而是没包装的，有的只剩一半，有的就是一把面渣。啊，我想起来了，离我家二十公里外有一家生产方便面的小工厂，母亲曾在那里做过工，认识厂长。

她说过，有机会一定去买些便宜的下脚料带给我，反正都是一样吃。那捆破报纸是山南一家造纸厂的废品，母亲又绕了十几公里地，到那里为我要来一些。记得我曾说过，要有一些破纸打草稿就好了。没想到母亲全记在心里，下这么大的雪，走了这么远的路，把我要的东西都背来了。

我好后悔。心想，当母亲一出现在屏幕上时，我就应该马上去接她。可现在，她怎么又走了呢？

赵爷爷好像看出了我心中的烦闷，补了一句：“啊，你妈让我告诉你，她上城郊你姑姑家去住了，叫你不用挂念。”

一连多日，我都沉浸在淡淡的哀愁里，想到母亲为了我读书，吃了那么多的苦。一种说不出的沉重感就像积雪一样压在我的心上。

四、无数个母亲跳上了屏幕

我没敢辜负母亲的希望，一年后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在这之前，我曾向我的班主任老师——那个向我提供钥匙的女教师讲述了我在电脑

里看到妈妈的怪事。她怎么也不信,让我演示给她看。但奇怪的是,无论我在电脑上如何敲打,也没能让母亲的形象再现。老师说一定是你想母亲想得太狠了,眼前才出现你母亲的幻影。

我说不是幻影,是真的,真的。回到家,我真的看到母亲把小毛驴卖了;风雪夜,我真的从电脑里看见母亲在路上跌跌爬爬地往前赶——

老师盯着我的眼睛,依然是那么清纯。她知道我是个不会说谎的孩子,便再也没吭气了。

后来,我有幸被推荐参加了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世界数学竞赛,没料到居然得了第一名。主持颁奖大会的是一位满脸胡须的老博士,他不知从哪听说过我曾从电脑里看到过种种奇异的景象,特意搬来好几台电脑,放在主席台上,想让我通过电脑形象地告诉大家我所走过的路。

我挺起胸,大步登上了主席台,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心里翻腾开了,也不知哪根神经受到触动,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对着话筒大喊一声:“是妈妈叫我好好读书的!”

我至今还不明白,电脑的键盘除了靠手指敲击之外,声音有时也能对它起作用。就在我的声音刚落时,屏幕上猛地闪出了母亲的特写镜头,她正笑咪咪地望着我,望着台下黑压压的听众。我靠得很近,发

现母亲的头发已经花白，脸色枯槁如同一张干瘪的白菜叶。我激动地说：“你们看见了吗？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才四十刚出头啊！为了我……”

母亲大概在网那头听见了我的声音，竟然笑了起来。那很少露过笑容的脸就像解冻的冰河，河中的涟漪一圈一圈地沿着鼻翼和眼角荡漾起来，最后竟笑出了一脸泪花，那泪花使我想起那漫天的飞雪，想起在母亲手下跳舞的麦粒……

我的发言引起在座朋友的极大的兴趣。他们也受到了启发和感染，一起跳上台，噼里啪啦地按起了键盘。随着每根指头的弹动，屏幕上现出了各种不同肤色的母亲，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城里的，有乡下的；有年轻的，有老态龙钟的……但不管什么样的母亲，个个都满面堆笑地盯着自己的孩子，那是她们生命的延续，是天下所有母亲的希望。现在，她们正在不同的天涯海角盼着孩子的喜讯。

我小声问主持会议的老博士，你们的电脑上网了吗？他说上网了，顿了一下，两手一摊：“可无论怎么上，也不能把分散在地球各个角落的母亲网进来呀！”他耸耸肩，做了个外国人特有的那种无可奈何的习惯动作。

“那是怎么回事？”

老博士托着下巴，若有所思地说：“可能是还有一

张人类未知的网在起作用吧!”

声音刚落,他的助手——那位满头金发的女郎忽然冒出一句不大纯熟的中国话:“是因为孩子和母亲心心相印!”

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似乎明白了什么。